

## 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402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## 天狼星随想

□南京田肃雨

冬春季夜晚,我们仰望南方天空,猎户座在夜空中熠熠生辉,外围四颗星组成巨大的梯形,中间福祿寿三星连成一条直线,民谚有云“三星高照,新年来到”。这条直线再往东南方延伸,可以看到一颗孤寂闪耀的亮星,这就是天空最亮的恒星——天狼星。

有一天加班到很晚,我冒着寒风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在回家的路上,偶然抬头,看到天狼星散发着蓝白色的光芒盯着我,仿佛一道寒光直冲额头,让我不禁身体一颤。当我再次抬头看它时,它又闪烁了几下,好像在笑话我的怯懦,让我倍感沮丧和无奈。

难怪古代人们对天狼星印象不佳,甚至被视为“灾星”。《晋书·天文志》记载:“狼一星,在东井东南,狼为野将,主侵掠”,古人认为天狼星的出现或明暗变化预示着战争的爆发或边疆的不安,于是它成了侵略和灾难的象征,并以狼的贪食比喻它。李白有诗云“何时天狼灭,父子得安闲”,表达了对百姓的同情和渴求和平的愿望,也体现了将天狼星视为需要被抵御或征服的固有观念。

古人为了防止战争、祈求和平,把天狼星东南方向的一团星星看成是一把大弓和搭在弓弦上的利箭,并命名为弧矢,也叫天弓。那支箭要射向的就是天狼星,这种排列也形象地解释了苏轼所说的“西北望,射天狼”的壮观景象。可能觉得一张弓一支箭的威慑还不够,于是把天狼星前方的六颗星合称为军市星官,其中五颗星围成圆圈组成捕捉天狼的陷阱,第六颗星在圈内,叫作野鸡星,是用来诱捕天狼的

那天在某平台找了个保洁阿姨给家里做个深度清洁,约了一单三小时的上门服务。

阿姨看上去四五十岁,手里拖了个大号行李箱。她到我家后笃笃定定地打开箱子,把工具一件一件地拿出来,又不紧不慢地安装。我在一旁打电脑,也没关心她具体做什么。结果大约二十分钟过去了,发现她的工具还没装好。跑过去问她怎么了,她说没事,就是比较难安装。

她先开始清理女儿的房间。我又去打电脑。转眼一个半小时过去,女儿的房间还没清洁好。心想,糟了,按这节奏完全来不及呀,就跑去去看。阿姨在清理窗台。于是,我走过去,和阿姨聊聊天,也想让她在我眼皮下把活干快点。阿姨很高兴,干脆放下手里的活,和我聊起天来。

她原来是做月嫂的,太辛苦,要熬夜,就改行做了保洁。一双儿女在老家某市读书,优秀又懂事。老公在上海做保安,挣的钱还没她多。总之,话题一开启就刹不住车。聊天干活的效率更低,我又赶紧离开。等她把女儿房间清扫好,两个小时已然过去。还剩

祖母走后,我喜欢晚上来老屋,趴在窗台上,看木格窗外,沙果树上方悬着的月亮。祖母曾经说,她要去月亮上,天天看着我。

我三四岁时来到祖母身边。祖母的院子不大。三间正屋,进正门,东西各一间。我和祖母住东屋。进东屋门,左边是炕,右边摆着大红柜,米缸面缸排开。

我喜欢在炕上玩耍,因为祖母的窗户很特别。纵横木格,窗户外半部分小木格,装小块玻璃,下半部分大木格,装大块玻璃,正面那块玻璃最大。大大小小的玻璃像无数面镜子,从哪里望,都有祖母的身影。

我趴在窗台上,屋前那棵沙果树,结满小沙果,小沙果日渐发红,不知怎么,突然不再往红里走,顶着骄阳直喘气。祖母说得给它口水喝。大早提桶攒了三天的洗碗水,一瓢一瓢往树根浇,转着圈浇,浇得根部的干土发嫩,亮汪汪的。树底下大片太阳花,顺着喝了不少水。

沙果被秋霜涂红了,祖母领着我摘沙果。那个最大最红的,我先吃,沙沙的甜。一大筐沙果,放在堂屋柜顶上,吃着吃着,祖母就把它们切成片,晒果干。这棵沙果树,玲儿一年的零食。祖母看着我笑。

窗棂上的红漆已旧去,几处已脱落,摸上去像祖母布满茧的手掌。那年春天,她坐在沙果树下剥青豆,阳光漏过叶隙,在她银白的发间织出一片梨花林。她面前一小堆青豆,左边一个碗,右边一个筐,青豆放碗里,皮放

诱饵。

其实天狼星就是一颗普通的恒星,因为距离地球相对较近才显得如此明亮。纵使古人对它厌恶有加,给它演绎出如此险恶的生存环境,但它总是以孤傲的姿态独自闪耀天穹,静静地诉说着坚韧与勇气的故事。它的光芒不仅仅是视觉上的照耀,更是在逆境中坚贞不屈的信念和在黑暗中坚持光明的勇气,向我们传递着坚守自我、永不言败的意志。

人生的旅途中,我们都是自己故事的主角,难免遇到各种困难和挫折,或是因为生活的重压让我们喘不过气,或是因为梦想的遥远让我们心生绝望。而在这种时刻,我们看到了天狼星在夜空中闪亮,不畏孤独、不畏寒冷,它提醒我们,黑暗只是暂时的,只要心中有光,未来就充满希望。于是我们懂得了在逆境中顽强成长,在失败中汲取力量,哪怕路途多么遥远又充满艰辛,只要满怀希望,敢于挑战自我,勇于追求梦想,我们也能像天狼星一样,在人生的夜空中闪耀,成为属于自己的最亮的那颗星。

天文学家告诉我们,在地球46亿年的岁月中,最亮的恒星数次易主,而天狼星恰是伴随人类文明诞生和成长的那一颗,它被雕刻在石洞上、供奉在神庙中、记载在诗文中,参与到了人类文明的全过程,也启发着我们对宇宙的向往。也许亿万年后,天狼星会因远离地球而逐渐暗淡,并将最亮恒星的宝座拱手相让,如果那时候还有人类的话,希望他们还能记起这颗曾经被人类如此关注的星星,记得它威武霸气的名字——天狼。

下这么多活,一个小时肯定干不完了,阿姨对我说,要不你上网再续一个小时吧。我同意了。等阿姨打扫好洗手间,只剩余四十分钟,还有一大半没动。我只有和她一起干活,我拿轻便吸尘器吸沙发,她清理桌布。这期间阿姨不停地夸我和女儿,说我们气质外形佳等,我听了自然开心。

四个小时转瞬即逝,家中清洁的事竟只完成了一半,其余还得自己干。阿姨走的时候,让我在网上给她五星好评,这样她还可以多拿五元红包。我一口应允。她走后,我继续哼哧哼哧地做清洁。晚上,我准备上网给她好评时,问女儿觉得今天的保洁阿姨表现如何。女儿说,妈妈,她根本就不是干活的人哪,保洁员一般都手脚麻利,你看她从头到尾都慢吞吞的,所有她动过的东西也不能物归原处,乱成一团。但她有个最大的优点,会说好听的话提供情绪价值,我看你都被好听的话给迷惑住了吧,哈哈哈。

女儿一向对事物洞若观火。我确实心里不认可她的工作能力,但又觉得人家打工不易,冲着这份情绪价值,还是随手给个好评吧。

筐里。剥着放着,放着剥着,青豆皮就到了碗里,青豆就到了筐里。我“嗤嗤”地笑。她便笑着用蓝布围裙兜住我的下巴,说:“小东西,小坏蛋,我老了,别笑我。”

又一年春天,祖母咳得厉害,却执意翻出老樟木箱底压着的那件褪色夹袄,薄荷绿的盘扣仍泛着春光。她把这件大袄翻新改小袄。屋檐上春雨不快地慢慢地滴答,目光翻过青砖小院墙,远处一片青纱帐,山朦胧,树朦胧。收回目光,沙果树被雨水洗得发亮,叶的绿色铺满袄面,袄的前襟绣了两只靠在一起的沙果,一只大,一只小。

我欣喜地接过袄,真漂亮!我只顾照镜子,左照右照,在炕上跳。祖母的目光跟着我跑,我跑哪,她的目光跟哪。她的目光真长。我盯着祖母眼睛看,扒开她眼皮,她眼里除了我,啥都没有。

沙果树下的小凳上,祖母收罗了一大摞小人书,我像见到宝一样。我不认识字,但我喜欢看图画,琢磨图上的人在干啥。祖母坐在我身边,她粗糙的指尖划过泛黄的小人书,声音比檐下风铃还轻:“好好读书,好好记住书中的人。”小人书还在,身边的人却已离去。

今晨,我又看了绣着沙果纹绣的那件袄,金线绣的沙果还像秋阳般滚圆饱满。针脚深处藏着一根根白发丝,蜷缩在橙红色的果蒂旁,像落在晚霞里的雪。

月亮仍悬在沙果树上方,多像祖母凝视着那一树的果子。

## 玄武湖畔柳韵长

□南京吴月华

春日携着蓬勃朝气翩然而至,南京玄武湖从沉睡中悠悠苏醒。湖畔,杨柳树宛如被春神轻轻触碰,悄悄抽出嫩绿的新芽,那鲜嫩的绿,恰似灵动的精灵,跳跃着传递春的消息。

微风轻柔拂过,柳枝如婀娜舞者,在风中轻摆,湖面也随之泛起层层涟漪,似是湖水与杨柳在喁喁私语,诉说着岁岁年年的春日故事。这湖光柳色相互映衬的美景,不仅是自然的杰作,更凝聚着深厚的人文情思,是岁月与湖水共同谱写的浪漫诗篇。

杨柳,无疑是玄武湖最鲜明的文化符号。自清代起,湖畔翠柳成荫,人们心怀对美好生活的期许,于十里长堤修筑“杨柳楼台”,“北湖烟柳”自此声名远扬,入选金陵四十八景,成为南京春日里无可替代的绮丽景致。乾隆皇帝也曾为这“太平堤”挥毫题诗:“太平门外太平堤,烟柳双行叶已齐。蘸影后湖真恰当,碧莲上下总凄迷。”诗中的烟柳摇曳,湖水澄澈,尽显春日的温婉与灵动。

柳岚泼墨见台城,垣影鸣钟静有声。浩渺澄漪明似镜,怡情如梦百丛生。从清乾隆时期的金陵四十八景,到如今的新金陵四十八景,玄武湖的烟柳始终稳居前列。站在台城脚下,韦庄的汉白玉雕像静静伫立。顺着他的目光望去,“台城烟柳”郁郁葱葱,与远处的山峦、近处的湖水、古老的城垣和塔影相互交融,宛如一幅天然的诗意水墨画,将烟雨江南的韵味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“碧玉妆成一树高,万条垂下绿丝绦。”春风拂遍大地,柳树总是最早感知春的气息。细长的柳叶如同精致的翠玉薄片,密密麻麻地缀满枝头,万千枝条随风飘舞,似无数绿色丝带肆意飞扬。柳树亭亭如盖,宛如娇羞的少女,在春风的轻抚下,眉眼低垂,姿态柔美,却又充满生机与力量,尽情宣告着春天的到来。长堤之上,烟柳的芽苞慢慢舒展成细长叶片,千丝万缕,随风摆动,清新脱俗,恰似少女的长发在春风中肆意飞扬,与湖水相映成趣,构成柳含烟、水蕴诗的美妙意境,让每一位游人都沉醉其中,尽情享受清新的空气和如画的美景。

玄武湖畔的杨柳,不仅装点了春天,更承载着人们丰富的情感。漫步湖边,脚下的每一步都像是踩在岁月的弦上,奏响回忆的乐章。儿时的春天,我们总会急切地跑到河边,折下柳枝,精心编成翠绿的花环,戴在头上,柳树便成了我们的欢乐天地;或是摘下一片柳叶,含在唇边,吹奏出不成曲调却是欢乐的音符,那清脆的声音在春风中回荡,成为童年最纯真美好的回忆。

我钟情于杨柳谦逊地俯向大地的姿态,喜欢它枝叶间脉脉含情的模样,更欣赏它自在洒脱的气质。回首望去,它们在湖边、在风中摇曳生姿,舒展着明媚的春光,散发着青春的活力。在这柳绿风暖的时节,漫步于杨柳依依的玄武湖畔,在时光的长河里,静静守护这份岁月的静好。

2019年12月,我从悉尼山火的烟霾里灰头土脸地回来,在南京东郊,杯盏交错间记住了一张马铃薯般憨憨的笑脸。

那便是黄孝阳。

2020年5月,因为微信群里点评我的一首诗,与孝阳的交往密集起来。喝茶、吃饭、攒蛋……相见恨晚。

孝阳:动,口若悬河旁征博引,百科全书般浩荡。静,如观牌者心领神会,定定的、狡黠的,笑着、听着、看着。善解人意接地气,原生态的一副好情商。

6月,孝阳约我,说要谈谈股票,他叫了他的老朋友刘教授,我叫了海马兄。从攒蛋到吃饭,基本上是孝阳和刘教授从国足到医疗,从社会学到物理学的嘴仗。倒是股票谈得少。回去路上,孝阳说:我以后写小说一定要把你炒股的一些经历写进去。

微信成了热线,孝阳隔三岔五地问我股市的动态。其实,以孝阳的性情,股市不适合他。用文字叙述万物本就是一种孤独的事情,而股市,以我二十多年磕磕碰碰的经历,则更是一种孤独的活计。我曾委婉地暗示过他。

8月初,我拉上孝阳、古箏去江北,拜访路东兄。本来期待扬子江潮水般滔滔的雄辩没出现。我们静听路东兄给上了一堂哲学加玄学课。未了,孝阳幽幽一笑:路东兄,你那本写林散之的书拖了点,年前一定要交啊。

夜深,我载着孝阳回去,夹杂着导航断续的提示音,孝阳一路独白,孩童般谈他的创作,激情洋溢,目标远大。看着他在马台街拐角处挥手告别的身影,感觉孝阳是一个只有在人迹寥寥处,眼睛才会发出光亮的人。人到中年,能结识一位如此交谈的朋友,是我应该珍惜的幸运。用孝阳的话说:你我之间基本上没有功利,我们能敞开来聊。然而……

12月28日晚上,惯例在看完新闻联播后眯上一会儿。“唉!唉!唉!黄孝阳去世了。”睡梦中我听到老婆说的似乎是黄“向”阳。“你扯什么扯”,迷糊中我回了一句。

很不幸,是真的。仿佛心脏被重捶一记,被惊醒时,我正在睡梦中给孝阳打电话,约元旦后聚一下。

翻开没删的微信记录:12月14日,通话12分钟。12月18日,通话6分钟。12月21日,通话8分钟。经济形势,资本市场,股票操作。唯独,没有谈到文学。

孝阳离世后两天,南京下雪,大寒。

2020年12月31日夜,月光明亮,天空深蓝。

想起一次聚餐后,孝阳小心翼翼地打包几只捏成天鹅状的核桃酥:“这几天老娘在南京,她还没吃过这么好看的点心呢,我拿回去给她明天早上吃。”言犹在耳。

孝阳,茫茫人间,能有几个月的衣袖碰擦,我们缘尽于此了。

□南京徐舒

## 情绪价值

□上海青弋

## 木格窗外的月亮

□句容靳玲